

# 序言



我们今年1月发布上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以来，全球经济前景已经显著恶化。当时我们的预测是，在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短暂影响过后，全球经济复苏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将有所增强。自那时起，经济前景已经恶化，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在东欧造成了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国际上对俄罗斯实施的、旨在迫使其结束敌对行动的制裁。

这场危机爆发之时，全球经济正在好转，但尚未完全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出现了显著的分化趋势。除这场战争外，中国频繁采取了更广泛的防疫封锁措施（包括在主要制造中心实施的防疫封锁），导致其经济活动放缓，并可能使全球供应链出现新的瓶颈。此外，面对更严重、更广泛、更持续的价格压力，许多国家收紧了货币政策。总的来说，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已急剧增加，政策权衡取舍已变得更加困难。

除了当下的人道主义影响外，这场战争还将严重阻碍了全球复苏进程，导致经济增长减缓，推动通胀进一步上升。根据本期报告的预测，全球经济将在2022年和2023年各增长3.6%，分别比1月预测值低0.8和0.2个百分点。增速预测值的下调主要反映了战争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直接影响以及其全球溢出效应。

预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GDP在2022年将大幅收缩。俄罗斯入侵、基础设施遭受破坏和民众大量逃离家园等因素，直接导致了乌克兰经济的严重崩溃。在俄罗斯，经济的急剧下滑反映了制裁措施的影响——包括贸易联系被切断、国内金融中介活动严重受损以及信心受挫。

这场战争带来了深远的经济影响，如同从地震震中传来的震动。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大宗商品市场、贸易和金融联系渠道产生的。俄罗斯是

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的主要供应国，而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小麦和玉米的主要出口国。这些大宗商品当前和预期的供应减少，已经导致其价格大幅上涨。欧洲、高加索和中亚、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所受影响最大。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将使包括美洲和亚洲地区的全球低收入家庭受到损害。

正如第一章详细讨论的，全球经济在疫情期间遭受了一系列供给冲击，而俄乌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冲击，导致了不限于能源和农业部门的更大范围的供给短缺。由于全球供应链紧密融合，一国的生产扰动可能迅速波及全球。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企业供应某些专门的生产投入品，其中一些投入品的短缺已经对欧洲的汽车制造商产生了影响。东欧和中亚的一些国家与俄罗斯之间有很强的直接贸易和侨汇联系。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将受到不利影响。超过400万乌克兰难民流入邻国，特别是波兰，但也包括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匈牙利，这将加剧该地区的经济压力。

即使在战争爆发之前，大宗商品价格高涨和疫情引起的供需失衡已经导致许多经济体通胀大幅上升。一些新兴市场 and 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如美联储和拉美国家央行）在战争发生前已经面临压力，加快了收紧货币政策的进程。与战争有关的供给短缺将大大增加那些压力，特别是通过能源、金属和食品价格上涨渠道。随着价格上涨促使其他地区扩大生产、新的产能投入运行，瓶颈将最终缓解，但一些部门的供给短缺预计将持续到2023年。因此，相比之前的预测，我们目前预计新兴市场 and 发达经济体的高通胀将持续更长时间。

通胀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由于劳动力市场吃紧，通胀已经升至4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通胀预期脱锚的风险已经增大，促使各

国央行加快收紧货币政策。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可能导致社会动荡风险显著增大。

战争爆发之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流出大幅增加，导致脆弱借款国和大宗商品净进口国的融资环境收紧，并对风险敞口最大国家的货币造成贬值压力。到目前为止，这一重新定价过程基本是有序的。但2022年4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强调了若干金融脆弱性风险。如果全球（特别是美国）货币紧缩步伐进一步加快，或若金融市场更激进地开展重新定价，那么更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承受压力，从而进一步影响全球前景。

财政方面，疫情相关支出已经导致许多国家的政策空间缩小。债务水平已经大幅攀升，超常规的财政支持措施预计将在2022至2023年被取消。这场战争以及全球利率的预期上升将进一步缩小许多国家的财政空间，特别是进口石油和食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第二章的分析显示，在许多国家，由于政府在疫情期间帮助非金融企业和家庭持续获得信贷，它们的杠杆率已经上升。今后，随着利率和风险溢价上升，信贷市场可能出现一些脆弱性，从而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

战争还增大了世界经济陷入更持久割裂状态的风险，世界可能形成采用不同技术标准、跨境支付体系和储备货币的地缘政治集团。随着供应链和生产网络做出调整，上述重大变化将带来很高的调整成本和长期效率损失。过去70年来国际和经济关系遵循的基于规则的框架也将受到重大挑战。

鉴于当前冲击的性质前所未有，我们强调，以上预测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其远超正常水平。例如，如果旨在结束战争的制裁措施扩大到更多的俄罗斯能源和其他出口产品，那么经济下滑可能比预期要严重得多，通胀也可能高于预期水平。第一章的情景专栏更详细地探讨了这些可能性。此外，疫情仍未结束。病毒持续传播，可能导致出现毒性更强、使疫苗失效（或使在过去感染中获得的免疫力失效）的变异毒株，从而导

致各国采取新的防疫封锁措施，并使生产活动受到新的干扰。

在这种困难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为实现更好的经济表现，在国家层面和多边层面出台有效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如果中长期通胀预期开始偏离央行目标，或核心通胀持续居高不下，那么央行就需要以更大力度调整货币政策立场。随着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收紧政策、推动利率上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可能面临更多的资本流出和货币贬值，这会加剧其通胀压力。为了尽量降低出现破坏性调整的风险，各国央行应清晰地说明通胀驱动因素，并就未来的货币政策提供前瞻性指引，在适当情况下，还应根据IMF修订后的有关资本流动的《机构观点》实施资本流动管理措施。

正如2022年4月《财政监测报告》所指出的，一些经济体需要实施财政整顿，但这不应阻碍政府向在冲突中流离失所的难民、受燃料价格上涨影响的家庭以及受疫情影响的民众提供定向支持。更广泛而言，各国应继续重点安排社会和医疗卫生支出。将这些财政举措纳入中期框架，制定明确而可信的公共债务稳定计划，也有助于为提供必要的支持创造空间。

政策制定者在将工作重点放在缓解战争和疫情影响的同时，还需关注长期目标。这包括，对劳动者进行再培训以使其适应当前的数字转型，同时促进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所需的劳动力市场转型，正如本报告第三章所述。应采用一种综合的方法，将碳定价、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以及向受转型不利影响的群体提供补偿等措施结合起来，这有助于加快各国所需的绿色转型。另一个长期目标是提高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如第四章所述。该章的分析突出表明，“生产回流”政策为何会导致经济体更易遭受供给扰动，而不是减轻这种影响。

多边合作对于推进这些目标依然至关重要。当务之急是找到和平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气候方面，必须弥合已经宣布的目标与实际采取的政策行动之间的缺口。为了协调各国

开展工作、减轻灾难性气候事件的风险，需要制定一个国际碳价下限，其应根据各国的收入水平做出调整，并推动多边融资倡议。同样重要的是，需要保证各国都能公平地获得各种抗疫工具（包括检测工具、治疗手段、新冠疫苗等），以控制疫情传播；此外，还需要解决其他全球卫生领域的重点问题。

政策制定者还应确保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有效运作，在各国抗击通胀、全球利率上升的过程中，帮助脆弱经济体进行调整。对于一些经济体来说，这意味着需要为其提供充分的流动性支持，帮助其克服短期再融资困难。其他经济体则需要实施全面的主权债务重组，以释放资金用于关键的医疗、社会和发展支出。二十国集团的“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为这种债务重组提供了指导，但尚未实现其目标。这种迅速有效的处理框架的缺失，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一条“断层线”。此外，应特别关注全球经济秩序的总体稳定，以确保这个曾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的、基于规则的框架不被瓦解。

重要的是，上述风险和政策会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利率正在不断上升，脆弱群体在食品能源价格上涨中需要得到保护，国防开支也在增加——这些因素都增加了维持财政可持续性工作的难度。反过来，财政空间的缩小使得各国更难投资气候转型；而延迟应对气候危机，将使各国更易遭受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这又会引起通胀和经济不稳定。地缘政治割裂的状态会增加发生冲突和经济动荡的风险并降低总体效率，从而加剧上述矛盾。

在仅仅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世界再次遭遇了一次重大的转折性冲击。正当全球经济即将持久走出疫情引发的严重衰退之时，俄乌战争很可能导致最近取得的经济复苏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付之东流。面对诸多挑战，我们需要在国家与多边层面上采取相称、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防止出现更糟糕的结果，并改善经济前景，造福所有的人。

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  
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